憺園文集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八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晉封中憲大夫景之趙公墓誌銘

明崇禎十一年樞臣楊嗣昌以奪情起視事方得幸於上未幾有東閣之命嗣昌不復辭欣然就職於是翰林院編修景之趙公抗疏劾之被謫以去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天下皆曰此故趙文毅公之孫也當神宗朝文毅公以論江陵奪情事廷杖削籍杖下敗肉猶存其家謂之忠臣之腊以示其後人去此已六十年事適類蓋忠孝大義三百

年間不絕如綫而皆繫於公家祖孫嗚呼其異也
夫其後三十八年而公始卒又十二年而公之子
延先將葬公常熟縣桃源之舊阡次其狀以命乾
學曰願得一言以勒于幽隧乾學與公之孫廷珪
爲同年生適共事西臺義其可辭按狀公諱士春
景之其字號蒼霖其先宋簡國公仲談有子曰士
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子姓繁衍散處石橋章鄉二
鄉十四世實自意鄉徙常熟遂爲常熟人實孫承
謙廣東布政司參議贈祭酒生子用賢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郎

文毅公也文毅公生三子其季曰隆美敘州知府
配何氏封太恭人公考妣也生子六人而公居次
公爲人清癯鶴立退然若不勝衣至論天下事名
節所繫侃侃然義形於色雖壯夫不過也其爲諸
生時已知名當世登天啓丁卯賢書崇禎丁丑成
進士廷對第三人臚傳之日國老相賀初入朝即
有詩曰拜罷幾回尋碧血先臣曾灑御河邊其志
已如此及在翰林鍵户修業不謁權要前輩唯黃
石齋道周尤愛重之與同年劉孝則同升最善時
時過從以道藝相劘礪語及國事輒欷歔對泣人

不知其云何無何而楊嗣昌奪情入閣之事起時
上召諸臣於平臺道周面斥嗣昌辭甚峻上爲之
𧹞然詰責道周不少屈而嗣昌從旁故爲休容以
激上怒且微引他事中之道周由是得罪明日公
即與同升各疏救且劾嗣昌忘親害理其略謂嗣
昌墨縗涖事樞部無涓埃功荷上簡入綸扉使其
猶有人心固宜力辭乃拜命之疏但計較於歲月
久近之間絕無哀痛惻怛之念儼然服緋就任食
稻衣錦於汝安乎疏入謫福建布政司簡較時錢
牧齋謙益方繫詔獄作玉堂雙燕行者指公與孝

則也後三年而嗣昌事敗爲荒谷之縊於是臺臣
交章薦公壬午詔令自陳復公原職是時公方居
敘州公憂哀毀踰禮及服闋北上内外訌潰國禍
孔棘公益自奮勵思得畢效以紓君父憂然未至
京師而明遂以亡矣自後公隱居不出築室三楹
顏曰保閒左右唯圖書數卷獨坐其中雖子弟非
朔望不得見也所著有保閒堂集二十六卷藏於
家公於書無所不讀而頗好老莊家言若有所自
得者聞人言神仙事輒欣慕之晚自號煙霞道人
思名山五嶽之遊嘗陟泰山日觀峰作登岱歌追

擬太白石齋倚而和之在閩覽武夷遊雁蕩晚年
就養東萊登嶗山東望大海中煙波縹渺髣髴蓬
壺倏然有出塵之想作紀遊詩數十章幽清哀怨
讀者知公之寄託者深也余往歲謁公公年已七
十餘赭顏蒼髮如五十許人所言皆服食吐納長
生之術不譚世事其歿也命以緇衣斂所親或難
之公曰爾不聞杜黃裳王旦事乎毋多言公之志
其可悲也已歷官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奉直大夫
本朝晉封中憲大夫於康熙十四年卒於家距生

萬歷二十六年年七十有七配黄氏繼室以吴氏
贈封皆太恭人子三人延先順治戊子副榜陜西
河西兵備道按察司副使瑞南順治丁酉副榜萬
林例監生女二人適生員錢孫保進士董含孫八
人延先出者曰廷珪庚戌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
曰廷琰瑞南出者曰廷彥萬林出者曰廷琦廷璟
廷璘廷珙廷瓊孫女八人曾孫男六人女二人銘
曰
先王制禮不及者跂相彼鳥獸躑躅踟躕廻翔叫
啜此何人斯舍其枲麻而朱芾是曳顙也罔泚視

也罔睨公一擊之厥身幾躓雖躓其身曰余家故
事晚慕方瀛志則有寄勞山東望天風雲濤山哀
海思仙乎仙乎將一舉而遺世虞山之鄉桃源其
地葬表歸然者其烟霞道人之所蛻耶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代山麓姚公墓誌銘

公諱締虞字歷升別號代山麓其先世自江西徙楚
黃陂之灄源里曾祖大諒祖定世有隱德至考懷
賓公始以學行顯累贈中憲大夫妣詹氏累封恭
人皆以公貴故公中順治十一年鄉試越五年成

進士授成都府推官蜀經明季亂後省會丘墟殘
民保聚爲寇盜羣相告言牽染成大獄歷歲不決
公用平恕讞鞫輒得其情辨冤因數百家出之死
督撫以爲能康熙六年舉卓異加　賜蟒服會裁
缺改授陝西安化令行取　御試第一授科貢丁
内艱歸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所上封事多見施行
十七年典試江西還奏江西被賊殘破州縣其在
丁闕田荒案内者請　敕督撫臣酌量輕重或限
三年或五年勸墾以漸升科其全省逋賦二百二
十萬歷年追比僅報完三萬此二百一十餘萬者

雖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復完惟
皇上早蠲一日民得早去死亡一日若稍遲一日
民痛亦日深一日矣疏上報可又疏請停選擇才
能之例以絶内外夤緣之弊十八年轉工科掌印
直鼓廳事次年
上親試言官乃首擢公且　諭吏部以條奏詳明
稱言職也尋内陞鴻臚少卿歷光禄少卿通政司
左右叅議督捕理事官二十四年超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疏請録宋先賢周惇頤後爲五經博士
如二程氏又請復優免廩糧培士氣　詔皆從之

會四川巡撫闕
上以命公　賜宴寵賚有加數瀕行　召至乾清
宮面諭以四川先罹張獻忠屠僇重之𡨴賊蹂躪
宜加意撫綏公先爲司李有聲百姓聞公來則大
喜公至牓
上諭于廳事爲科條約束蓋自私征雜派納賄受
饋皆有禁以至承直供應頭人土豪之類一切爲
蜀患害者厲禁悉除之民慶更生方公之初被
命行也余贈之言謂前代採木之害於蜀人甚劇
歸太僕有光所爲李都御史行狀及吾族祖嘉定

州知州學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尤切以今日之蜀度之難且百倍公往宜按明洪武永樂殿工事例亟請罷斯役蜀庶其有瘳公陛辭首言其害

天子以爲然會松威道王公隲入覲亦舉是言

上竟從公請又請免白蠟諸雜稅事皆施行先是十八年七月地震求言公以科臣疏言故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官風聞言事自此進言者益少臣請

皇上檢閱

世祖章皇帝時諸臣奏議是時言官何如謇諤今者相率以條陳爲事軟熟成風蓋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一旦臨事必無肯爲

皇上盡言者疏留中久不下至八月某日下廷臣會議某日宣　旨令面對　敕令九卿臺省集殿廷且　命内閣以

世祖時章奏上次日

上御乾清門問公疏意云何公對云臣心無欺但以言官是

皇上耳目若

皇上稍寛言官處分臣等便敢盡言無諱
上曰朕爲天下主欲聞讜言但恐臣僚涉私欺罔
如明季喧囂不成國體不容不加禁飭朕親政以
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公對曰
皇上明聖從不譴罪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跼蹐
惶恐惟懼一鳴輙斥誰敢捐其軀命爲
陛下發姦指佞
上曰條例衆臣所議如汝言便廢邪公對云科條
雖設當辨公私誠僞時羣臣跪列者驟聞　嚴命
無不脅息震掉公反覆辨論辭氣益發舒微視

上頗愈霽諭以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不惜死者纔是忠臣且往年魏象樞彈奏程汝璞亦是風聞已鞫問得實本朝原未嘗有風聞之禁也自是群臣始喻

上意感感說叩首退將退

上獨呼公前指内閣所呈

章皇帝時章奏示之曰爾以朕爲未閱此乎公對曰唯久經　聖覽臣故不憚盡言

上令以所言宣付史館次日復　命公入起居注授紙筆記之會

上躬偶違和不視朝八公疏言人主一動一静雖有
神靈呵護而操存省察於深宮宥密之中調攝葆
養於寒暑風雨之際此則　聖心所自知者又云
目今黔蜀蕩平滇中一隅計日授首臣聞趙襄子
得兩城終日而憂晉文公定三國側席懷懼故聖
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願
皇上留意於苞桑之戒時　中吉召用通醫術者
二人公以　吉不發科鈔請申明六科封駁之例
且力言某某兆端人不當出入禁掖
上雖降旨詰問竟寢　召命其撫蜀也以蜀初定

非公不能安集將大用之而公已死矣公未病時遺余書所以期許者甚至聞余掌憲則益喜其意葢將挈余以共濟太平之業報
聖明之知遇而不知余之老而將衰而又不自意其身之賢勞以溘先朝露也悲夫公以二十七年四月日卒配戴宜人子六人詣讓徵誠謨諧諧吏部司務女四人長適貢生陳大羣餘未嫁孫二人之瑾之瑜某月柩還卜葬於某原詣曳稽顙拜書以使來曰公辱知先子宜賜之銘銘曰
靈瑣九閶閶闔邃清漢置給事實司糾繩暨暨姚

公起家明允廉平中律早踐華省

帝重蹇諤闢門諮詢公感榮遇知無不言封章數

十傳頌 闕下脫略煩苛獨舉其大西江千里寇

禍最烈瘡痏流攜哀此遺子積逋百萬祇困仳離

公行見此還奏蠲之在昔六朝風聞彈事任昉虞

嚼震聲殿陛誰爲厲禁公謂不然無拘文法壅蔽

乃宣

帝嘉其忠清班屢陟畀之旄節往撫梁益梁益阻

險久困于兵公車戾止朱旗陽陽峻立義程以肅

羣吏請受一錢必寘諸理建章始營徵材西南邛

箐之産厥惟楩柟木自窮山牽挽以出絙橋互引
進寸退尺明作慈寧民𢓜而吟竭我資産寸木鋌
金公廉得狀趣以入告湛恩霈施忭踴載道公年
半百膂力方剛矢節官下盡瘁以亡惟忠惟勤可
風有位爰勒貞石以志幽窀楚黃之阡有丘睪如
遺愛所藏過者踟躕

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候補布政使司參
議元仗李公墓誌銘

公諱可汧字賓侯又字元仗別號虞厚世爲崑山
望族高祖諱某贈某官曾祖諱騰芳明萬曆庚辰

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山東贈工部
左侍郎祖諱脩昌萬曆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父
諱孟函崇禎己卯副榜貢生候選知縣贈刑部山
東清吏司郎中娶太常卿太倉王世懋孫女是生
公公年二十五中崇禎己卯應天鄉試至　本朝
乙未成進士公原名開鄴丁外艱服闋請更今名
授行人司行人以
今上御極頒詔湖廣充順天府武闈同考遷刑部
浙江司主事累轉本部山東司員外郎郎中擢湖
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考最候補布政使司

爲議需次在家以康熙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公始入刑部時政尚明察姦人乘此紛然投匭告訐山東寇難初平舊家富族被構者鋃鐺載道公力持大體平情讞鞫獄多平反而痛繩誣告者以罪自此姦徒屏息一日有告人作詩觸時諱者他司官將白堂官移訐公偶見之曰此非某詩乃唐人薛逢作題曰開元後樂大概言天寶亂後事有何觸忌明日攜唐詩鼓吹同他司言於堂官由是告者得罪先是部放囚糧多雜以泥沙至不可食公力爲尚書言得改給良米囚無餓死者楚

俗文章舊以才氣雄天下自經流寇屠毒戶口凋耗頖宫士子苶然氣衰公至視學一振起之以六經史漢之文士習驟趨於古又以其間諭郡縣學校之毀者復之圮者葺之書院之廢爲公館者還其田而新之禁有司不得捽辱諸生雖武夫哮卒皆俯首聽命故至今楚人士言作人之盛者必稱公三年事竣遭太夫人憂歸服除築室城東無意復出數遊郡之西山及雲間九峰流連忘歸嘗思脫棄人間桎軒冕爲桎梏飄然有出塵之想居五年無疾而卒李氏自中丞公篤信道家說祀唐呂

純陽祖師其家頗著靈異公里居益好長生術而家世仕宦饒貲產樂施予其天性也凡神言有所營造或當賑濟貧乏立指囷斥產不惜距所居里許築精舍奉祖師紺宇絢爛有沈生者侍乩傳神仙語寧波陳某善士有急難當助之五百金公即如數予金沈生使授之俄而陳某以書來謝公大喜及沈死家人發其篋得其所自爲陳某書草其他所欺紿事盡敗露公畧不爲意而求神仙益虔以迄於死此雖通人之一蔽其任負樂易無機械於中尤可想見也公內行修整祿逮親之養而惟

恐稍失其意事兄恭謹於財無所私宗族戚黨及
所知有急解橐弗靳庚戌歲大饑捐千石米設粥
食餓者鄉人賴以全活無算故歿而人哀思之至
今生平好讀書工古文辭精草隸吐納風流又善
鑒別古帖名畫兼曉音律能自度曲蕭齋清雅非
所親暱者不能至也年六十自營生壙殆了然於
生死之際者顧夫人少公二歲先公二十五年卒
夫人性溫恭明敏當乙酉崑邑之變能先事脫家
於難沒既久王太夫人每言及必涕泣公亦終身
不再娶用
覃恩贈宜人子遥章等啓殯與公合

葬於小濵之張薄涇實康熙十五年某月日也子四遥遥功庠生先公卒遥章廪例太學生遥威太學生遥穀舉人女適太學生王濴鎏孫七長邦靖庠生繼遥功爲余女壻不幸早卒次邦直庠生娶金氏余妻之弟子余妻所撫也次某某公素寡交獨於余兄弟厚善又忝姻婭過公精舍每涕泣不能已以遥章之請爲序而銘焉銘曰

仕爲刑曹民不寃三湘七澤廻狂瀾不究其施川巖觀非有尼之胡止此小濵之阡躬經理談笑去來中有以或云神仙非可期烹鍊服食徒爾爲吾

書牽連視退之

侍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公墓誌銘

今上二十有七年夏六月丹徒張侍郎鵬上書請
改葬祖父母父母其言懇切
天子爲之惻然遂得請既而造其同年友崑山徐
乾學以其祖父銘辭相屬泣而言曰吾祖有潛德
而含於時賚志以没無憖功顯績在史官之紀載
其生平嘉言懿行不出里閈大懼無以章徹於海
内流聞於來葉竊觀古之人多有如此而藉當世
大人先生之文以傳者曾鞏之祖贈諫議君歐陽

修爲之誌輩以書謝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蘇軾之祖贈職方君曾輩爲之誌軾以書請曰古人亦有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今先祖不幸而不爲世用不能有以自見猶幸某之獲與子同時子蓋世之修與輩書之而信於後可必也余愧謝非其人明日叢以其行狀來告曰吾祖年七十己卯歲猶隨秋試被落尚期更舉先君跪言古人云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願大人保愛精神以俟之是歲方棄舉子業某與其叔父幼弟實惟吾祖父教之讀書作文

每出入攜以自隨飲食寒燠憐愛保誤痛吾先君易簀之日吾祖父宰某試於江陰聞訃號慟而返吾先君既不幸早世吾叔父幼弟又不禄吾實薄劣弟克使吾祖父得見吾之成名悲可知也吾受
朝恩官中外終鮮兄弟先人宅兆未安中夜念及轉展不能寐旁皇至今恭遇
聖天子大孝推己加恩乃得以其私情自遂惟吾子惠而錫之辭以掩諸幽榮莫大焉余不能復辭也按狀張氏江南望族其譜系枝派繁行而失紀其家丹徒者自小乙公為始遷之祖歷數傳至東

之公諱某生懷泉公諱某懷泉生五子其第四子
即公公生而穎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通經史明
當世之務於時有明末季天下多故居恒太息感
槩思欲一試其所得屢躓於舉場每使者按部司
牧下車有所體訪所論列皆中緩急幾宜當事者重
之期以大器晚成卒不遇著周易四子書纂義一
編以訓學者孝友質行爲鄉里坊表其於道人之
善周急解紛未嘗私其財力其殁已三十年邑人
思之猶不置云公諱某字我佩生於前明萬曆壬
申距卒之年順治甲午壽八十有三侍郎爲左副

都御史時　覃恩當贈祖父會方奉撫東命所司
以無故事當奏請未果元配王氏繼配潘氏王夫
人先葬鴻鶴山祖塋弗克合葬今卜吉於某所葬
公以某年某月某日以潘夫人祔子曰士梅侍郎
之考也曰士桂皆先公卒孫男三人曰鵬官吏部
左侍郎曰鯤歙縣教諭曰鷺考授州判曾孫男三
人曰乃文寧波府通判曰乃馨候補行人司司正
曰乃沃尚幼曾孫女六人嗚呼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此孔子語曾子以孝之終也侍郎
自在掖垣以謇諤受知

當宁鎮撫山左有清名累擢少宰行且大用亟伏
闕陳情以營兩世窀穸之事啓故封而就新阡丹
旐引路題曰待贈都御史張公素車白馬會葬之
客不遠千里道旁觀者嘖嘖稱美惟公當日遇不
償德施祉於子孫而子孫能繼其先人未竟之志
以膺茲休命後之史氏紀侍郎之風節政績本原
所自於余之所述徵之矣銘曰
天與之才嗇不試天與之年承不貳羣經有籯邊
有笥寵章茷黃以孫貴卜宅食墨騰佳氣報施必
償久近異爲善者勸惟公視銘公之藏貽百世

通奉大夫　經筵講官兵部右侍郎加一

級眉山項公墓誌銘

兵部侍郎眉山項公墓在杭州府某縣某鄉公歿於位素旂還里孝嗣篤終謀兆升新九稔龜筮協習日月吉良乃窆乃窆蓋其愼也以其同縣吳徵君農祥狀來乞銘公科名齒望皆在余前而與余忘年分相兄弟自余通籍留京師第未嘗不日夕相往還也詞林故事後進謁先生長者逡巡退讓唯諾甚謹公性嚴峻爲館中敬憚獨與余親暱嘗曰餞受之師事繆西溪兄事文文起吾與君豈以

衙門禮相束縛哉卒之日將如射圃監試武士邀
余過邸舍一晤騶從在門方食疾作余馳詣之而
復者已升屋矣至今思之猶餘痛也公才高而學
富博通今古用以經世務不爲詞章之學尤明
本朝典故及一切文武銓除條格典禮錢穀軍政
刑罰有興革輒手自細書卷帙盈尺悉能默識嘗
語人曰學貴適用耳卿等老死只守兎園冊子何
益顧以余之弇鄙聞余言即心賞余亦時時從公
訪問當世事舉錯所先後甚相得也公軀幹脩偉
聲若洪鐘居恒抵掌談笑激昂慷慨四坐動容生

平善飲酒以千鍾百觚自豪酒深彌復温克時論
宜公輔者於公必屈一指乃位止於貳卿數止於
中壽故其所樹立未究其所蓄積也公諱景襄字
去浮別號仐山其先杭州錢塘人其先自汴徙不知
其初徙世數曾祖考諱科祖考諱士升皆不仕考
諱大章封翰林侍讀學士母王氏贈宜人生五子
公其仲也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會試中式又三
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選庶吉士授内弘文院檢
討充　日講官服除還職轉侍讀復爲　日講官
陞侍講侍讀學士　冊立東宮　覃恩加一級設

東宮官由少詹進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除兵部右侍郎爲　經筵講官卒歷三十年侍從
兩朝兼筆纂修進講　經筵前後稱　旨拜賜優
渥副武會試總裁有　詔舉博學鴻儒公舉處士
應撝謙李因篤等應　詔撝謙徵不起因篤卒以
母老辭官人以公爲知人公治事精明果毅片言
立斷凡　朝廷有大議以爲不可必力爭之康熙
十八年夏刑部欲改五流之條應遣者無論遠近
一槩戍烏喇公時在內閣爭之不得其年冬星變
陳言已副夏官與司寇魏公象樞宮詹沈公荃及

御史蔣伊等又特言烏喇事不可行竟乃從之武
定公之總督兩浙也上言大兵所俘獲多浙東人
賊所蹂轢之餘賊去見俘宜加憐憫奉　旨詰責
下廷臣議僉言非所宜言當罷公獨明其無罪議
兩上
上亦意解竟從後議先是有　旨許濵海民以二
百石船沿海捕魚東撫欲禁其篷桅違者坐以通
海公又爭之曰二百石船非篷桅不可行許其捕
魚而禁其篷桅犯者必衆是餌而阱之也議遂寢
且著爲令耿精忠平　朝議以閩浙戍卒互更浙

鎭帥請割杭州城東地安置閩戍來者公又爭之曰一城倒不得立兩營不可許鎭帥復請拓營旁地以處之公又力爭曰閩以二旗來浙以二旗往數正等耳何患無所居乃安請爲卒得不許江右凱還之師道棄所俘良人議者令有司解部聽遣公曰果良人也立遣猶以爲遲顧使往返數千里塡溝壑自今所在地方審明即遣不必解部温台之民來京取贖其子女者三十九家主者難之公曰此皆良人驗地方官印結宜即遣他所俘良人視此皆從之公言論見之施行其大者如此其他

從容諷議於殿陛者不可得而悉稱也大同賑饑
議開事例欲使京察大計罷譴者一體捐復及一
切筆帖式捐資皆授縣令時舍弟爲臺長力持不
可惟聞公於衆論喧豗中獨言憲長議是議兩日
乃定公起慷慨對衆揖舍弟曰爾公爾侯子孫保
之羣議者環視皆戄然公不顧也嗚呼公歿已數
年於茲矣今
天子嚮意唐虞之治法古疇咨期大臣矯矯風節
者虛公卿之席以待之若公者豈非其人哉公卒
於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以二十八

年某月某日葬娶董氏某官之女封宜人子四人
灝佽遐敎諭溶泓俱太學生俱董宜人出淞太學
生側室侯出孫男三人檜棟楨孫女二人皆嫁皆
名閥公多陰德必有後故四子者皆才銘曰
踰艾而死壽豈折而摧夏卿之貳官不可謂卑言
爲律令夫豈無所施而世之所望於先生者不止
於斯以俟汗簡徵此銘詩

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陳君墓誌銘

翰林院庶吉士陳綍在邸聞父喪余往弔焉斬衰
苴麻西面哭既拜賓稽顙成踊見其辟領下負版

大書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十六字余問於禮有諸𤰞對曰綍惡知禮以表吾哀也我鄉先達蓋常行之綍無狀痛吾父棄養雖終身刻此十六字於背可也綍惡知禮越數日綍請余文志其先人墓再拜門外衰裳負版如故也余惟汾晉之間自河津薛公承道學之統以明倫復性開示學者二三百年間士大夫皆秉禮蹈義敦本務實執親之喪居廬溢米猶用書儀家禮儀節海內稱嘆以爲非薛先生敎澤不及此若綍所云鄉先達者於禮殆過之矣綍有兄綸爲代州學正

先是綍成進士館選其尊人來從代州留綸官舍謂曰綍也椎魯少文何以事君吾將與俱歸旣至遇 覃恩受封翻然曰吾父子荷 國恩其何敢復言歸也乃謂綍曰經言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汝但思所以立身而君親皆無負矣還過代謂綸曰汝爲人師當以身爲表率吾教綍也終於立身汝已先綍而食君祿其庸吾諄諄乎吾今去毋久溷汝二子者各涕泣跪受其父之訓抵家三月而卒問至按狀君諱基命字樂天猗氏人高祖某曾祖某皆儒官父某平遠衛訓導三世

以孝友聞君居其祖曾祖母祖母之喪歷九年不飲酒食肉詩既醉之篇其五章言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世有孝德此詩人之所謂不匱錫類者也君生於天啓丙寅卒於康熙己巳年六十有四兩舉鄉飲大賓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配尚氏先君卒贈孺人子五人綸壬子舉人代州學正綍丁卯解元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編紹繹皆庠生女三人孫四人綸綍等以君與尚孺人之柩合葬於其所居上莊村之東先人之兆某年某月某甲子也銘曰

是惟碩儒純孝陳君之室偕其德配藏之固謐以利其後嗣俾安吉

勅封内閣中書舍人王清有先生墓誌銘

康熙九年予與曲周兩王子同舉禮部伯子鄉當除令仲子郎以試授内閣中書舍人子忝館職自釋褐時獲申縞紵之雅相樂也继輔同榜諸君數為予言太公清有先生之賢每思因二子一拜堂以下繫跡官守未遂今歲兩王子書來言先生捐館舍已兩年矣將以某月日葬於某里之原而請予銘其墓中之石按狀先生諱體健字廣生號清

有世爲曲周人高祖邑諸生實曾祖希賢祖邑諸
生之藩而戊子孝廉歷官東平州守諱介者則先
生父也先生生而端慤沉靜年十五遊於庠試輒
高等食餼有幹濟才明季兵荒畿南時苦抄掠先
生言於李令堰水繞城以備寇或以爲難先生慷
慨力任卒成之又請以保伍法部勒市中兒寇至
隨方逐擊皆解散不敢逼城入 國朝時平安居
益肆力詩古文辭更留意性命之學閉門授徒弟
子日益進與永平申鳧盟趙秋水鷄澤殷伯巖同
邑楊崑岩劉津逮李方曼爲文酒之會孫徵君鍾

元講學於容城之夏峰先生羸糧往從請執弟子禮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三矣徵君謂先生耆德碩望當以齒序先生遜謝不敢居卒就北面之列受教惟謹由是所得益精作蘇門遊草以紀其事是年徵君卒先生往會葬往返數百里不敢以衰倦辭其勇於進修如此先生居家勤儉二子既貴苦言切戒以爲志得願奢則費廣而取不以道人怨天譴胥由此起丁巳伯子除太平令將行跪請受訓先生曰爲令無他道但當時時辦歸計俾可以朝罷而夕行斯善矣比考最竟爲循良第一辛酉

蕩平覃慶敕封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乙丑十月年七十有三卒於家配陳氏封太孺人先一年卒子男三長即鄰今邠州知州次即鄖次郅邑庠生也女一適趙愷石門縣知縣孫男六德蘭庭蘭伊蘭畹蘭陸蘭徵蘭孫女四嘗慨師道不立愚者安於冥頑不知道德之可貴或有志於學矣往往域於卑近又不幸與不如己者處侈然自適而遂志其不足也寖假而老將至矣求如先生之命篤從師不以老自息務得乎吾心之所安而後止豈易得哉系以銘銘曰

其心歆然曰孳孳行年六十身從師道如何其望見之若大路然豈遠而雙璧趾美令聞貽千載考德徵吾詩

進士東亭王君墓誌銘

余同年友新城東亭王君與其兄西樵考功弟阮亭祭酒以才名爲士大夫所傾屬考功祭酒皆登達交游而東亭久困場屋閉戸却掃顧與其兄弟齊名海内稱爲三王乙未歲余以貢入京師與考功祭酒定交時東亭選入太學亦一再相見後十有六年同舉進士釋褐之日握手槐陰石鼓間追

憶舊游讙然相慰勞亡何別去又十餘年東亭南
遊過草堂余方俶裝入京送余金昌而別又二年
來京師居祭酒邸中余亦幸數晨夕而東亭遽得
疾以卒矣余與王氏兄弟交且三十年其德行足
以砥礪末俗其文采風流足以照耀寰宇而考功
方居吏部嬰禍幾不測及再入又以母喪去卒哭
泣哀瘁以死東亭四十通籍未及受一官歔欷抑
鬱以殞其身此余之所以深悲者也卒之日小斂
余往哭之痛不自勝既大斂祭酒齊衰麻経再拜
言曰惟吾兄同年於君誼最厚君他日誌其墓言

已復哭皆失聲今年八月將大祥祭酒曰葬有日矣敢速銘余恐以不文辭按狀君諱士祐字叔子一字子側東亭其別號曾祖尚書公祖方伯公父封祭酒公母孫宜人以崇禎五年生於方伯公常熟官舍故小名虞山年十五爲諸生有聲入國學癸卯舉山東鄉試庚戌舉進士當授京職未補官卒於京邸爲康熙二十年九月二日娶焦氏繼室張氏男二人啟涫啟淮女子三人東亭性至孝與兄弟友愛最深祭酒爲揚州推官時封公與孫宜人皆就養東亭歲一覲省官舍中有竹亭鶴柴兄

弟唱酬極天倫之樂祭酒常病困晝夜手自調藥遂霍然起考功典試河南以磨勘下獄東亭食飲臥起日侍左右觸冒炎蒸顛蹶營救事得解考功至揚州與祭酒執手言東亭急難狀相對流涕及東亭成進士歸而考功再入吏部祭酒以禮部員外郎奉使惟上過家上壽稱觴閭里以為榮未幾遭孫宜人及考功之喪再嬰哀疚自是忽忽多不樂念封公春秋高懼外吏道遠貽親憂乃就事例當得京職又需次者數年其與余別金昌也祭酒方官翰林旅食甚艱以所積文贄白金數鎰布裹

紛屬余寄之丁寧款密余入都以授祭酒祭酒得搣捧手迓立如侍兄前余感其友於之篤嘗以語人共爲大息其家庭兄弟間可稱述者多此類東亭少英敏博學強記年十歲客有言焦太史竑字弱侯何義或言漢魏相字弱翁猶此意耳東亭從末坐起對曰此出考工記所謂輪人竑其幅廣以爲之弱者非耶一坐歎其機穎嘗雪夜集東堂和輞川絕句有曰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亟賞之歲丁酉祭酒舉秋柳社於歷下於時知名之士奔走輻輳皆詣新城王氏王氏閥閱貴盛至考

功祭酒才華益燁赫東亭雖未遇人得其片語皆珍愛之爲人沉潛篤實澹於榮利辛酉順天鄉試當爲同考官力辭不赴其生平當困約時安之若素而一二年來幽憂侘傺之狀亦或見於顏色殊不類平日祭酒與余輩問故身得毋有所苦耶抑有所結轖於中而不能舍然者耶則蹙焉不荅竟不能明其然也嗚呼銘曰

瑯琊清門菁華蔭藉齊右名區荊枝秀絕婀娜叔子敦履沉實處塞益弃戒滿彌抑韞石含淵光薄虹霓器以晚成嶷然特立奕奕清階豈曰散秩才

練斯剸神茂乃飭志與願違道因命喬天道有常
其伸若詘昌爾子孫兆云叶吉

憺園文集卷二十八

澹園文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始以諫臣事
世祖章皇帝讜直端亮著聲於朝廷
世祖方嚮用公驟遷既列於九卿矣公遇事敢言
不能爲婞阿依比中間以詿誤得降秩在朝公卿
輩益重公
世祖亦雅知公旋由卿寺擢中丞倚任日重公感
激知遇累月之間章數十上至其所難言雖城社

狐鼠之姦茍利國家不避也洎予
今皇帝御極眷注尤隆命貳司農簡任少宰遂由
都御史洊歷三部尚書所建明為尤多後以會推
事被　旨詰責九卿皆知於公無與也而公難進
易退之節始終不渝遂引罪去位家居課兒講誦
經史暇或策杖逍遥郭外寄興詩酒人未見其有
慍容余通籍時公已位正卿舍弟立齋於公有通
門之誼以是數從公游比往來尤密又次兒烱出
公門下今年秋公卧疾數往候公十月之朔執手
榻前猶相與慰答如平生歡既而曰身後事幸君

留意越三日捐賔客其孫儼屬公門人編修周
金然吳苑來徵銘於余且告葬速余追惟公之
立朝大節載在國史天下所共知至讀其疏章
指陳剴切雖宋之田表正范蜀公殆無以過其爲
給事也所言重名器以尊　朝廷革久役以清弊
竄嚴禁派糧積弊及糧船私債事皆施行其論破
積習以圖實效謂國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
部之病惟在推諉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勞任
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決無才者不能
決事稍重大則請會議不然則遷延日月行外察

報而已不然則卸擔於人聽督撫參奏不然則畏
首畏尾聽科道指名而已茍且塞責無容再議而
已上下推諉以爲固然彼此相安以茍歲月如此
國家之事安得不廢百姓安得不困而欲望致太
平必無之事也因歷數六部推諉之病皆
皇上不擇人不久任不責成無法柄以馭之之故
自今宜行試詢考覈之法視其殿最以定功罪而
行賞罰法在必行無所姑息則風紀整飭實效可
覩矣其在御史臺也論振綱紀以收澄清之效嚴
考核以定畫一之制謂民之不安吏之不察由巡

核之不得其人也而其要惟在責成堂官嚴考核而已蓋廵按之賢不肖即堂官之賢不肖也自今廵按溺職請未治廵按之罪先治堂官之罪若臣等定差不公考核不當受私請屬阻撓事權諸御史亦得舉奏夫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正已而後可以率衆責成有歸則紀綱自振至於廵方事宜諸御史並有見聞但令會同參酌定爲畫一之制自足以興利除害不然議論益多端緒愈亂廵按止皇皇補救細過之不暇則亦安所措其手足哉是時世祖皇帝方嚴懲貪之典凡貪官得贓十兩以上

流徒塞北著爲令公疏論曰此令一出而天下不復有清官矣何則有司畏令之嚴皆攫取民財以媚其上官上官挾朝廷之禁以恫喝求之於下無所不至雖欲不貪勢不能也清官由此而變爲貪官小貪由此而變爲大貪矣且自
上諭宣傳之後撫按所糾者皆罷輭殘疾與夫小貪之人必無有以大貪入告者何則一經提問有司無不求減贓罪圖保身命雖有盈千累百之贓而及其結讞期以不滿十兩而止是有司之貪者未糾以前徒層累而輸於上官被糾之後又層累

而輸於問官而尺籍所科百不一二蓋雖起古冀

黃之徒爲今日之有司未有不犯十兩之令者而

今日普天之下盡是不取十兩之有司豈今日之

有司皆出古循吏上哉良以有嚴令之名無行令

之實令嚴則思遁也

皇上何不更法而變制但擇撫按一大貪者而懲

之以戒衆貪擇撫按一大廉者而奬之以勵衆廉

於以惠百姓而格天心或有裨益也會天旱極言

山東前撫臣耿焞河南撫臣賈漢復以墾荒蒙賞

而百姓以賠熟受困歲增數十萬之賦稅大約多

得之於鞭笞敲剥呼天搶地之子遺而非額内樂輸之賦稅怨苦之氣積爲沴厲又部臣救荒無術賑濟濡遲公上章糾劾適中州報灾戶部覆奏

皇上步禱精誠格天六月内甘澍已降遠近霑足奈何彰德衞輝獨請蠲恤公言於

上曰此小人之言明欺君父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雨豈　輦下得雨普天率土毫無差別且堯湯之世何以有九年七年之水旱也復奏云河南撫臣以被災細數報部覆請再勘既以撫臣爲不可信矣而又倚之以踏勘藉使撫臣告灾如前部臣

信之不可不信將必另差人踏勘不過徒增地方煩擾耳又自夏徂冬被災州縣豈盡停徵待至勘明已屬明春雖復蠲免徒飽吏橐而嗷嗷待哺者已轉爲溝中之瘠矣與尚書王弘祚力爭再三奉
旨令弘祚陳狀弘祚雖彊辯然終詞屈
今天子親政公爲大司空極言閩地兵米之苦謂延建汀邵士民苦於買米之攤賠至有願輸田入官者而漳泉之間則直派之百姓宜敕督撫窮治所司使百姓免朘削而朝廷百萬之金錢歸於有用又言私派民夫之害謂閩民既罄其食以供兵

復驅枵腹之性命以供無窮之役閩民何罪臣實
痛之
天子下詔切責督撫大吏大吏以下多得罪閩中
積弊遂革既爲大司寇則請旗下彰恤家人更定
私嫁之條俾免離析請復康熙七年酌省存留錢
糧以紓百姓又以懲貪過峻請自今非係官吏因
事賄賂者凡求索科斂逼抑取受及無祿人仍遵
律文科斷至於鋤大猾釐積蠹諸國家大事皆他
人所不能言亦不敢言反且以爲不足言者而公
獨侃侃陳奏鋒發矢激中外屏氣嗚呼若公者豈

矜其忠亮之節出於性成者歟公之以侍郎左官也人或勸公具疏自明公曰吾昨一歲四遷不以無功辭今甫一謫即以無過辨可乎人服公得大臣體其再左遷也余弟立齋時為憲長與公同罷笑謂公曰曩固聞公之義而避之今得從公後其敢有所言公曰然哉余弟嘗言每議事與公及蔚州魏公接茵而坐三人者所見略同公議論尤以惜人才重國體為急在部遇事有不可輒獨為一議同官或沮之不能奪其公忠愛國無事不然所傳奏牘不過什之一二而已公諱之弼字右君幼

菴其號本徽國文公裔世爲閩延平人至四世祖
鳳梧公來學京師因家焉曾祖雲菴公諱英祖忠
齋公諱國相考裕我公諱世奇忠齋公生三子其
次曰濟寰公諱世才公之本生父也生子二人長
即公次侍讀學士肯齋公諱之佐裕我公無子以
公爲後其後以公貴贈其三世及本生父皆光禄
大夫刑部尚書曽祖妣張氏妣左氏本生母武氏
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端凝頴敏絶倫順治二年
登賢書明年成進士選授禮科給事中歷遷工科
都給事中己丑分校禮闈得人最盛踰一年丁外

艱服闋補戶科都給事中未幾除太常少卿歷右
通政宗人府丞擢戶部右侍郎其明年以公事貶
官十五年補光祿少卿轉通政司右叅議明年以
左叅議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今上即位爲戶部右侍郎居二年轉左甲辰充殿
試讀卷官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又明年七月拜都
察院左都御史十月調工部尚書又二年爲刑部
尚書癸丑充殿試讀卷官疏請爲本生母終喪久
之丁內艱服闋補工部尚書壬戌會試總裁九月
充讀卷官明年冬解職家居凡四年康熙丁卯十

月以疾卒距生天啓辛酉六月享年六十有七公
事親以色養居喪盡禮與弟肯齋公友愛自延師
受室及諸居處服御皆爲辦治自少至老每食未
嘗不共又能推恩以及其九族姻黨執友待以舉
火者甚衆其有窀穸之不舉者嫁娶之不備者公
皆爲之佽助無所吝惜嘗買妾詢知其爲士人女
也弗御而嫁之年十六讀書塾中聞鄰有哭聲以
貧甚將鬻其子公爲之醵金代贖若此者在于他
人雖得其一節猶足以傳而於公之盛德固瑣屑
不能以悉書也公嘗撰述薛文清胡文定論政之

語用以自警君嘗好手輯先儒遺書刻之家塾其
所精思熟復者尤在近思録朱子節要王蔡語録
諸書燕寢門閾並勒箴銘蓋其淵源根柢如此故
其立身持論無造次茍且得于學問者深矣娶劉
氏先公卒　誥贈一品夫人子三人長儼刑部陜
西清吏司郎中娶袁氏繼娶吳氏次伺候補内閣
中書舍人娶張氏次价官監生出爲肯齋公後娶
張氏女六人一適通政司經歷林國樑一適内黄
教諭鄧儁一適孔興濟一早卒一適興濟爲繼室
一適翰林院檢討田成玉孫男三人好仁揚武兆

曾孫女三人儼等以今年十二月奉公與劉夫人合葬于永定門外管村祖塋之北阡銘曰

在昔

世祖惇大明作公言于官謇謇諤諤洎乎

今皇熙洽化醇公言于朝侃侃誾誾靡事不言靡言不殫小廉大法公在朝端上殿如虎當門有蘭一辭引去退易進難進則盡忠退亦希直國之老成進退惟式諫草雖焚豐碑斯刻謂余之私國史有辭

顏黎原墓誌銘

公治春秋舉順治十七年鄉試明年成進士除內
閣中書舍人遷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康熙十五
年考選擢第一授吏科給事中居諫職凡四年章
數十上一日
上顧謂輔臣張某屢有建白一無所私當與內陞
故未掌印即陞光祿寺少卿前此未有也歷通政
司右參議順天府丞提調學政二十三年遷通政
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副御史尋　命巡撫山東二
十五年　召爲刑部右侍郎其明年調戶部左侍
郎兼管寶泉局印務進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吏部

左侍郎會
太皇太后升遐羣臣公疏請
聖躬節哀公捧讀
上諭嗚咽流涕曰
聖孝超邁千古矣吾早喪父母賴吾祖以成立今
吾祖亦已下世吾久宦兆域未卜不于此時乞假
奉安先人魂魄將不可以爲人子孫于是亟陳情得
旨許歸里營葬時二十七年六月六日也踰歲
大駕南幸公迎送甫畢遂廬墓側手自封樹積勞
感疾疽發于背以二十八年六月六日卒享年六

十有三公爲諫官務持大體于　國家之事知無
不言亦未嘗毛舉細故爲苛察之論先是漢軍在
任遭喪不得回旗守制公抗疏請與漢人一例以
敦孝治又疏請寬官役緊守自盜之例依本律自
是踰年不能償者得免妻孥入官流徙姦民略賣
人口遠至口外請設厲禁并追江寧所買男婦五
十八人還其籍軍興廣開事例有人奴竄名遷籍
爲縣令除目巳下公劾褫之他如纂會典修明史
蠲江右逋賦疏上皆施行其撫東也正巳率屬不
事操切于民間疾苦訪求不遺餘力初入境會濟

南東昌兖州三郡皆被災疏請發常平以賑先量給以竢　德音之下活人不可勝計臨清倉米徵解本色重爲吏民累先是有奏請改折者不果行公疏再上始得請青齊閒有小清河者源于濼水而與濟漯之水合流經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髙苑博興樂安以入于海蜿蜒六百餘里故道就湮而水横决爲諸邑患曲防盜決格鬭無虚日訟牒相仍公單騎按行斥豪強之占河身爲田者疏請濬復故道且建石閘以備旱潦蓄洩青齊之民以爲百世之利先是公以中翰典試山左至是益刻意

教育人材集諸生肄業白雪樓中親爲講解月課其文高下風氣日上此皆撫東善政之尤大者甲子
上南巡回鑾公始受事迎境上
上命公陪祀闕里禮畢還蹕行宮夜漏下數刻傳公入見奏對稱旨翌日出御筆臨趙孟頫書以賜公蓋公自諫官時受知于
上最深故撫東得以展其志其居刑部戶部及吏部皆多所建白陳義侃侃無所畏避
上方倚以大用而歸志已不可追矣公性孝友修

內行三世同居至今苟可以濟物見義必赴郡有
田没于江潮民以逋糧被追呼公力言於主者疏
請豁免歲蠲銀千七百餘兩米麥二千五十餘石
在都時順天府學爲旗丁及居民所踏藉蕪穢不
治有司莫能制及公爲提調請嚴加禁飭
上謂公實心任事　詔特褒之公丰貌俊偉慷慨
世務掀髯抵掌傾其座人喜賓客然泛愛于同年
中尤與余善憶辛酉之春有餉公休羊羔酒者
公招余共飲時以歲饑展賑粥之期春盡當止而
四方來就食者衆余語公吾儕爲此樂溝壑中乃

多餓者語未竟公立索紙筆草疏請五城粥厰宜
且勿停止其九門宜各設一厰以便疲癃老稚之
附近就食者計人日食米三合十四厰日各給米
三石日計米四十二石可日食一萬四千人約費
萬餘金即可全活萬餘人其詞甚詳懇余乃浮數
大白而起公坐以待旦疏上下廷臣議遂設九門
粥厰如公請公持論喜綜覈名實趨事赴功翰林
故事但序資遷轉以養恬退息奔競敦俸之論自
公發之余不甚以爲然顧嘗以此戒勉同官
天子典學稽古吾儕盡職良不易何暇優游邑屋

爲張公言是也生平所著疏稿若干卷及他詩文若干卷號鷟𫈆遠集藏于家元配凌氏　誥封恭人子一乃馨女五其三已適人一字一未字孫一作聖尚幼公疾革遺書與余訣謂必不起余發書大驚未入懷袖而凶問已至矣乃馨將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某縣某鄉之原使來乞銘嗚呼余何忍不銘銘曰

今之諫官古遺直四年補衮舉厥職

帝用驟遷嘉乃績東方保釐任牧伯海岱濟河沛

恩澤遂荒大東及島繹再歷卿二躋天官整飭銓

法吏不刓盍歸其鄉歌考槃宛其死矣奚以悲古三不朽公庶幾誄德鐫功無愧辭

清故文學元遴王君墓誌銘

吾邑有高才生王之垣以文藝有聲庠序間數年前葬其本生父文學元遴來乞余銘余未有以應也今年冬王君之壻顧雲如走數千里來京師爲之垣申前請顧與余中表戚之垣又素遊吾門王君行又應銘也其何辭君諱掄春字元之改字元遴曾祖瀛洲君一恭自太倉州徙崑山爲縣人祖集虛名周緒考仲翔名雲鸞王氏故有東王西王

君曾祖以上居太倉君累世貴顯蓋東王也縣中之王從太倉君分支爲西王科第舄繹與太倉君埒惟君一支三世爲諸生未有仕者及君爲諸生嘗有明經之造未久棄去人訝之君笑曰非公等所知也君母弟二人季弟振春早卒仲弟提春出後叔父霖環考仲翔君殁君悉推産與弟弟善病罄其産又以所居宅讓與之及弟卒人莫肯爲之後者君歎曰家貧衆所棄吾弟其爲若敖氏鬼乎令仲子之坦嗣之爲之經紀其喪作嗣議一篇以明重宗祀不計實而存名之意比君卒其宗老增城君誄之

曰迄于仲氏讓生之死方讓以產又讓以子嗚呼
古者立後之法惟重爲大宗葢以奉宗廟之祭也
其他旁支庶姓絶續無所繫死則祔祭于昭穆亦
未嘗乏祀自世以遺產爲意幾于人人有後至有
爭立並建者是則貧而莫肯爲後亦君子之所憮
然心傷矣君讓產于出後之弟又推其子以後之
敦本厚施是不足以風世砥俗乎增城君名瑞國
奉常麟洲之孫仕增城令于君爲近屬亦所稱東
王者也配沈氏有賢德君生于明萬曆辛丑殁于
皇清壬子享年七十有二舉鄉飲大賓沈生于萬

曆戊申殁于康熙庚戌享年六十有三子二曰坒曰之坦廩膳生即後捷春者也女六俱適士族雲仍其一也孫男女十二人長孫欽學生蓋自君高祖副使公而後六世爲諸生矣康熙庚申年十月其子奉君夫婦之柩合葬于靈區沉翔圩之新阡後七年邑人徐　始爲之誌且銘銘曰

鐘鼓樂鷃車馬戴蹊不如深林以趨以棲獨行耶隱逸耶百世之後于吾文乎是稽

荆南道參議祖仁淵墓誌銘

君諱澤深字仁淵奉天遼陽人父大壽明大帥守

錦州十年力屈迎降
太宗皇帝禮待優厚事見國史授光祿大夫一等
精奇尼哈番生六子君第五長澤潤固山額眞一
等精奇尼哈番兼拖沙拉哈番次澤溥總督福建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次澤淳世襲
拜他拉布勒哈番管佐領副都統三兄皆一品光
祿大夫從父兄弟多中外大官君初任佐領遷授
吏部驗封司員外繼管叅領旋陞文選司郎中轉
湖廣右布政使因前任選司詿誤左遷江南淮海
道僉事兼司榷關被論免官居久之補直隸口北

道僉事移江南蘇松常道參議以裁缺補湖廣上荆南道參議再被劾罷官君承父兄氣力年少通顯果於有爲所至多有勞績可紀性豪侈又耽中丞愛婿先貴甚視金錢如糞土窮極被服飲食第宅皆出已意都無凡俗工書畫解音律稱賞鑒家會其所嗜倍直購之必得乃已或有所空乏即賤鬻亦不甚寶藏也書畫皆師石田翁其在蘇州時親至長洲之相城封其墓爲文以祭之且訪其後而恤焉亦自能度曲所著聲伎皆親督其藝成自言吾爲此數童子纔幾曲合拍鬚便數莖白也在

淮海時當路使人諷以巳意獻之君怒曰祖五豈
敎歌童媚人者其所居第爽塏軒楹闌檻皆放江
南臨水亭榭芰荷蒹葭占京城之勝爲權貴者所
欲君又固不肯與既以此失當路意會上官又貪黷
索賂不得遂以此再貫禍君好與老中官往還以
此多識前朝故實又樂與方外釋子遊爲啓精蘭
疏泉鑿山不計勞費性善飲于酒人初無所擇但
勝大斗便呼與賭勝與人交所不稱意箕踞慢罵
使人不堪至其一言相契披瀝肝膽與無錫秦留
仙嚴蓀友善留仙有急君解橐千金涉江贈之蓀

友毋喪君捐金爲治喪才藝之士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君因留仙以交于余而君乃嚴事余嘗窺君以居官處世如此蕩棄檢柙殆于不免君善余言至于拜且泣而不能盡用且用之已晚故其在荆南謹飭異于他時而已無補救矣君生平未嘗爲生產計金錢隨手略盡銀鐺北來罄典衣裘其病卒獄中也至無以爲殮嗚呼可哀也已君娶于耿山東巡撫焞女也五子長良采次良材良楫良柱良梓女五人卒年五十有三君之子某某以君之喪葬于某原銘曰

暨曾祖君而至于斯君之遊于士大夫間知君者恒爲君危不知者不足於君其輕心易物獲戾也宜使君苐承家世爲遊閒公子其風流跌宕豈不超然于當世之是非而乃困君以吏事雖勤且敏其奚以爲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卜君墓誌銘

往歲余佐禮部見學校弛廢人材呰窳一切制度文爲闕略未備思欲挽近時之弊以興賢育才討論禮制稍復古初佐
聖天子文治萬分之一而同志者寡獨同年溧陽

王君曰曾爲儀制司郎中其爲人清修苦節練習典故爲言某事當罷行司官某不任職吏某某舞文當罪具有條理王郎中將遷去秀水卜君由武昌知縣入爲儀制司主事清操一如王郎中屬稿皆自操筆如素習者吏畏憚不敢犯一日余同太宰陳公直　内庭出日巳晡過署更衣卜君猶治事不倦陳公歎曰安得此人爲吏部郎及吏部闕浙江人君當預選余與同官實推轂焉而未嘗不重惜其去也君爲吏部益有聲顧其勞悴愈甚家貧無兼裘每日五鼓趨朝日旰乃返飲食失節驟中

寒疾京師之良醫投藥輒不效逾七旬竟不起歿
之日囊無斗米百錢余捐兩月俸偕其親黨助
之始得就殮也君歿之明年爲康熙二十九年春
二月余方請告南還孤子彭年扶柩將行以志銘
請因據狀志其大略俾刻而藏焉君諱陳彝字聲
玹別號簡菴明洪武初始祖居嘉興之北鄉其後
析縣爲秀水人曾祖大有嘉靖丁未進士起家無
錫知縣歷雲南尋甸知府兄弟三人皆成進士有
聲績祖曰謀清流知縣考兆龍贈文林郎妣伍太
安人君早孤太安人督之嚴未冠爲博士弟子事

太安人能盡孝順治十七年舉鄉試康熙三年會
試中式　賜二甲進士出身君成進士十年乃謁
選得洛川縣縣爲鄜延邊境正賦不滿萬金以給
榆林鎮戍歲餉所徵米粟則給宜君營兵食營去
縣百八十里給不以時且多所耗費侵蝕君至則
如數先期給發兵將喜過望未一年滇黔叛西陲
寇盜蝟起君乃練鄉勇設關險晝夜登瞭巡警邑
以無事是年十二月王輔臣叛於寧羌殺經略大
臣延安震動明年栁溝將李思膺定邊將朱龍俱
叛州縣多失守朱龍叛兵逼洛川君親乞師宜君

其呂將楊某楊先以運米德君乃提兵千人與君偕
至有項賊圍城君登陴拒守而令楊出城奮擊賊
夜遁去君與楊約爲兄弟椎牛饗士極歡乃罷是
時賊多誘民縛長吏降者獨洛川人喜助君守曰
我父母也太安人訃至士民詣上官請留君涕泣
固辭不許畢繚從事者七月及大將軍圖海撫定
平涼始得請服闋補武昌縣時滇黔未平楚北軍
行孔道殫心供億如洛川時以其閒爲民請命如
免派歸巴運夫脚價二十三萬有奇免鐵稅及煙
酒雜稅又蠲大兵養馬草束無協濟他郡言皆懇

切上官感君意悉從其議居武昌八年舉卓異擢
禮部余素聞君名見除目謂王郎中曰可惜君俸
當遷卜主事今來助君矣君勤於簿書每一事至
司即日與同官酌議具草事大小無留滯稟性淡
泊勵操守一切私餽悉屏不受與人言則藹然和
煦不欲立崖岸以釣名譽其於堂官極恭謹遇事
不可必反覆力爭從其言乃已其待余尤厚見余
與時齟齬即悄然懷隱憂余故於君之死有餘痛
焉君年六十有二娶于陳陳卒不再娶子二長即
彭年太學生陳出次彭頤庶出孫男五孫女一

彭年等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展如之人云何已祿以我迂愚致爾頻顣不見世
人庸庸後福清脩婞節内省無恧秩秩儀部粲粲
銓司早入晚出盡瘁於斯廉儉正直其能勿思銘
爾德行子孫識之

刑部主事季角汪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予人以才果將推其餘以被之天下乎
抑厄塞屯閼之以使不得用其遂已乎國家之以
爵祿官人固將亨其道以利濟生人乎抑姑試之
而姑已之使不免於憂患戚嗟而終於無所成乎

若吾友汪君季用之生也其禀於天也良厚而又嘗以其所學應有司之求連舉於禮部矣然年僅四十有九位至於郎署其施也不廣其志也未竟計其生平之所得獨其名在耳則夫名也者非夫人之所以自窮而以文詞得名者尤其所以窮之具乎以天之賦君之厚國家之知君者不可謂晚而其所以傳君者止此則意者文辭之工尤人之所不易得君之豐于此而嗇于彼非不幸也嗚呼是足以銘君也已汪氏其系新安數遷渡江爲揚州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至父某生子五人君行第

五君之好古文辭也自其離成童時已篤志經史康熙十二年鄉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得釋去舉子業考授內閣中書年少也職閒無事益發憤讀書常攜筆研就閣中技讎或月夜循殿階行吟誦聲聞直廬爲文摹王荊公得其峭潔而君之所自許也於詩尤得力始嘗出入於漢魏六朝以及唐人猶爲未足以盡風雅之變乃合杜韓蘇陸四家詩爲一集及宋諸家詩無不研練揣摩疲精力於斯余嘗駁之宋詩弟博其旨趣足矣不足學君執其說益堅予亦不能難也然君詩自取材于經史

其于宋人所見爲佻巧傷雅俚率無緼藉者君洮潦按汰率變其體格而新之他人學之者不能及也君文之最有名於時者爲辨道論是時妖人朱方旦被逮至京旋出獄妄爲人言禍福走者如鶩君辨之畧曰國家幸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足矣今傳者崇奉太過或謂孔氏復生或謂大禹再見甚謂移檄玉皇則祈雨立應不惟上侮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亦士大夫之過也且京師奸邪雜處易于動搖萬一　朝廷震怒問以扶會惑衆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吾師孝感

[illegible]分掌翰林聞之即往訪其邸與之定交而返君
爲四[illegible]書三年請終養在道聞母喪已復丁外艱服
[illegible]闋適　朝廷詔中外舉博學鴻儒薦者以公名
上不果試已未舍弟起監修明史所特薦纂修者
七人君與焉君在館討論嚴密撰述最多既補刑
部江西司主事兼管纂修君雖好學如不及特盡
心於吏事有武某者以一車一馬販米南花園宿
於董之貴家董殺而取之貲明日載屍車上鞭馬
縱之去至劉氏門止焉其父請劉殺其子也訴之
坊吏鍜鍊成上於部君視之曰劉殺人而以車馬

置諸門乎白尚書請緩獄三日自步行南城外縱所獲馬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直奔入其庭中則所載米囊猶存也一訊而服海戸某故兇悍王氏兄弟五人與鬬懼不勝拉殺其病弟誣之罪人皆以其素兇也信之君廉問鄰人既得實有二人稱親王使者來取囚曰王輿夫也君曰是犯國法宜死即王輿夫當啓奏二人懼而逸去時尚書符州魏公大器重君即君所定稾輙不復議雖天子亦知之屢訊其名一日出金箋命侍臣能書者書唐詩進擇其工者為屛風君書在二十四幅

選中衆且謂不日當召見改官侍從忽有以蜚語
陷君者　中旨問九卿皆愕眙不知罪狀所擬坐
且不測幸
天子寬仁詔下奪官而已君歸後杜門不入州府
日坐其所謂十二研齋者朝課經夜課史將沛然
大發之于文所作史論甚夥暇則布袍芒鞵散步
田野間從里老談話終不及世事然其抑鬱無聊
之衷遇物振觸往往見之歌詩既而悔之猶不能
自禁至其所鬱而未發者人不得而知也以是竟
夭其天年以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卒君諱

懋麟別號蛟門季甪其字性剛激不能何邑流俗

人遇知己傾肝腑向之盡切磋之道孝于二親太

公得君最遲及見其貴奉養至九十三云與兄叔

定少同學友愛尤篤叔定流涕爲余道其臨没口

占二絶句其一云惡夢虛名久未閒孤雲倦鳥乍

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閒蓋君充

纂修未授史職爲吏西曹非其好其齎志以没而

情見乎詞如此聞者無不悲之君所著百尺梧桐

集八卷詩十六卷詩餘一卷行世既死叔定又集

其遺稾十餘卷藏於家配張氏子一兼女八一適

進士程文正一適胡恒期方伯存仁子也餘皆許
字士族君既殁而方伯泚吴經紀其後事問葬兼曾
聘某氏否曰未也即流涕以少女許之兼之以狀
謁予銘也僅數歳纍然衰絰對余哭泣執禮如成
人君之所詒庶其在此銘曰
君昔攉厝在平山堂左攀文正右挹歐陽二公峩
峩與爲頡頏有封若斧卜爾永藏生鬱不舒没吐
其芒魂兮其歸往來蜀岡

陳撿討誌銘

戊午春陳其年過崑山讀書余園中適　朝廷下

詔舉博學鴻儒於是故大學士宋文恪公以其年
名上余送之曰子雖晚遇然自是絕青冥脫塵埃
羽儀　盛朝不久矣吾與子相見於上京耳次年
春
天子親試諸徵士於殿廷其年名入一等授翰林
院撿討纂修明史是時京師自公卿下無不籍籍
其年名傾慕願交者凡人事往來賀贈宴餞頌述
之作必得其文以爲榮朊腆之贄溢於堂四方之
屨交錯於戸其年輙提筆綴辭益與酬酢不休然
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廛庳陋纔容膝蒲簾土銼擁

書其中而觀之歠菽啖飯沉思經籍有餘無問所
從來時時置之困臥而已閱四年年五十八而病
作疔發於面已患滞下積四十餘日諸同年故舊
問餉延醫供藥餌不絶卒而哭之咸盡哀余偕舊
相益都公及諸士大夫出貲助含斂治喪無缺於
禮又議立其仲兄子履端爲後然後得傚舟歸柩
於故里陽羨之某原啓儲夫人攢合葬焉嗚呼余
之期君於京師相聚首者幾何時而遽以哭君於
邸今又以履端之請而爲君銘豈不重可痛耶其
年諱維崧别號迦陵宋上齋先生後由永嘉徙宜

興至祖諱于廷明萬曆乙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左
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父諱貞慧副榜貢生改官生
贈檢討太保公正色立朝爲時名卿所交游相議
論多憂國奉公之臣而贈公以貴公子用節概推
重搢紳間中罹黨禍遭亂後鑿坏肥遁著書自娛
諸常所蹤跡往還者皆海內逋臣遺老蔚然典型
故君自束髮以來耳擩目染已不屑俗下儇薄氣先
是君十七歲時補邑博士弟子員後隨侍贈公棲
止山村野寺絶仕進意久之隨輩應鄉試不利浪
遊南北至京師故大司馬合肥龔公賞歎其文首

爲定交在中州則徧交侯朝宗徐恭士諸君如皐丰冒徵君家最久君修髯美丰儀風流俶儻所作歌詩隨處散落人間豪肆排宕初本三唐而隤唐自恣於昌黎眉山之間遇花閒席上尤喜塡詞與酬以往常自吹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爲狂其詞多至累千餘闋古所未有也君於文最工駢體嘗部集漢魏宋元及近代文閒摹擬之爲文然率不如其駢體所作哀艷流逸每於敘懷傷往俯仰頓挫愴有餘情庾開府來一人而已君門閥清素爲人恂恂謙抑襟懷坦率不知人世有險巇事口蹇訥

不善持論及其爲文則飈發泉涌奇麗百出天下
知與不知無不稱爲才子云母湯氏御史某女贈
孺人儲孺人生女一適文學萬某側室生二子俱
殤履端今爲諸生銘曰
壯攸攸之江總總持文才瑰麗鈌於駢詞子山清
新義山爭奇超軼絕羣非髯其而誰五十仕宦車無
耳困翅欲軒痿將起誰之不如止於此

翁元直暨配席孺人合葬墓誌銘

具區中包山東二十餘里有山焉隔水相望世稱
爲東山而因目包山曰西山東山有數大姓最著

者翁氏君翁姓諱天浩字元直別號養齋國學生考授縣丞性孝友無他嗜好惟僻志泉石乃擇地于橋社之西其先人欲築圃未果者營別墅焉每遇良辰集羣從昆弟及朋舊觴詠爲樂四方人士聞而慕之亦以時拏舟過訪賓主流連盡歡題詩歎賞而去自昔翁氏盛時其族人園林臺榭甲于東南數十年間漸衰落矣惟此社西數畝地爲翁氏別業流水周階青山在牖不事雕飾居然林壑之勝君曰吾先人嘗欲爲之凡吾之逐逐就此者期無隕舊業而已歲庚午余請告歸里 特恩以

書局自隨避城市喧豗就君假館焉君亦惟恐余之不往也于是晨夕數見率其子文模執經問業辛未春余方與其兄季霖有西山探梅之約而二月一日君以舊疾奄作終矣時年四十八余悽然心不怡者累月也君之先諱燊者明嘉靖中以禦倭功旌其廬燊之子諱篪遷有奇智善居積家益以饒是爲君曾祖祖諱啓陽父諱彥博豁達有才幹及君兄弟種學樹行士林咸帰重焉元配席孺人同里太僕少卿本楨女也先君卒年二十七君痛孺人之賢而早世不再娶子男八人長曰文權監

生次曰文模歲貢生文楠監生皆席出君毋弟雲汭夫婦早亡以文模爲其後次曰文榜文揖文樞文樅文栩女一幼未字孫男女各五人君卒之明年文權等將以十一月戊申人合葬于山後之周灣而以雲汭夫婦祔焉君遺命也前事文權文模走吾里持叔父季霖狀哭再拜請銘銘曰

天欲折之則如弗生雖弗永年其德克成莫釐之下衆水所瀦既安且吉維此幽墟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九